

作者回覆：當代生殖消費：以跨國大型商業精子銀行為考察對象

感謝評論人讓作者有機會進行補充說明。首先，原文中提及家庭價值之處，乃引用Murray[1,2]對生殖消費的批判，其對家庭價值之定義主要包含愛、忠誠、親密、堅定、接受和寬恕，以及將家庭視為人類繁榮（human flourishing）之必要基礎等。對此，原文所引之文獻10至15，應可間接回應之。

至於場域（field），則是無形的、不斷變化的社會實踐發生的空間，過往有許多研究將身體或家庭作為消費場域進行分析，但較少將生殖視為消費場域。原文所引Fletcher的文本[3]，已對生殖如何作為一消費場域及其定義，提供了詳細說明，其透過拓展生殖消費的分析框架，闡述單由商品化視角來看待生殖消費所帶來的限制，尤其是忽略了消費在象徵層次的作用與影響，以及消費能產生的各種建立社會關係的方式。

而生殖成為一消費場域，與資本主義、新自由主義與個人主義的全球盛行難脫關聯。約自西元2000年起，經跨境整併的ICSB漸由丹麥與美國主導，呈現強烈的市場化、全球化與私有化特色。因此這兩國自1990年以降的新自由主義政策走向與社會狀況，是理解原文中新自由主義一詞的主要脈絡。

有關建議之延展，作者認為一方面可由政府與ICSB建立合作關係、引入精子資源，提供平等且納入社會福利的生殖服務與補助（或由政府訂立齊一之自付額度，讓使用者負擔部分費用，減少因經濟能力差異所致之拒斥），降低向外尋求ICSB與CBRC的人數，同時，也可研擬ICSB與CBRC實踐指引，供選擇生殖消費者使用。指引中須詳述

政府已對接之ICSB、捐贈者資料庫與精源網絡，分析以不同管道取得精子之利弊，提供新型態家庭構建與育兒建議，以協助人們避免倫理爭議。基於生育對促進國家人力之貢獻，作者認為政府應積極提升人們對新型態家庭與倫理議題之理解，除了由政府造冊管理引進之精源外，亦可要求合作之ICSB不得將已供本國政府使用之精源販售給台灣消費者，以避免境內多手足狀況發生，並透過政府預期提供的經濟、社會與家庭發展資源，吸引採生殖消費者加入建檔。作者相信台灣作為全球重要的醫療旅遊目的國之一，應有厚實基礎去發展出應對ICSB與CBRC之策略。

最後，有關「藉生殖消費分析現代社會的可能性」一句，原意為「以A（生殖消費）分析B（現代社會）的可能性」，意即生殖消費作為現代社會的一種產物，以其現況、概念、論述與路徑來剖析現代社會的特徵、樣貌、發展與變化，並將其視為一條理解現代社會的進路，是具有潛力與可能性的。

參考文獻

1. Murray HT. What are families for? Square one in the ethics of reproductive technology. *Hastings Cent Rep* 2022;32:41-5. doi:10.2307/3528113.
2. Murray HT. New reproductive technologies and the family. In: Cohen CB ed. *New Ways of Making Babies: National Advisory Board on Ethics in Reproduction*. 1st ed. Bloomington: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, 1996; 51-69.
3. Fletcher R. Reproductive consumption. *Fem Theor* 2006;7:27-47. doi:10.1177/1464700106061453.